



歷史與空間

鵲華煙雨濛碧山

莽莽蒼蒼的華北平原到黃河濟南濠口的北岸，一座翠屏似的青山從沃野上突兀而起，高度雖只有一百二十點八米，卻「勢似展翼鵲」，這就是鵲山。它與隔河相望的華不注山同為濟南的歷史文化名山，不僅構成了鵲華煙雨的迷人景色和鵲華秋色的城市名片，還有着許多美麗的傳說和動人的故事。

鵲山，這個浸潤着詩情畫意的名字本身就有眾多美談。唐宋時，鵲山一帶草木繁茂，松柏蒼鬱，每年春夏和秋冬之交，無數南北往來的鳥鵲把這片溫潤靜美的沼澤地，當作遷徙途中必經的樂園，展翅翱翔，傾情嬉戲，佈滿山巔，鵲山之名因此而得。又傳，春秋戰國時代的名醫扁鵲是齊國盧邑人，也就是今濟南長清區人。他姓姬，名緩，字越人，號盧醫，曾在這座山上採藥煉丹，用切脈診斷的方法和煎熬中草藥為百姓治病，開創了中醫學的先河，死後葬在山腳下，山以人顯，故名鵲山。

初夏時節，卉木萋萋，柳枝拂堤，大地錦繡；我們一行從天橋區的濠口浮橋過黃河，去尋訪心儀已久的鵲山和扁鵲遺蹟。或許是鵲山的名氣太大，也或是鵲山的歷史太悠久，附近的五個村子都以鵲山命名，鵲山村、鵲山東村、鵲山西村、鵲山南村、鵲山北村。只是，在城市化的浪潮中，村改居，成了鵲山社區。我們從鵲山西村東側的一條大路向北，來到鵲山南村的一棟農舍前，一個一米多高的座基上矗立着一尊四米高的石雕像，慈眉善目、鬚鬚齊整、氣定神閒，腰間掛着一個藥葫蘆，右手拄短杖，左手背在身後，這就是扁鵲。雕像座基的前面鐫有「神醫扁鵲」的小篆，後面刻着扁鵲診治病人和炮製藥草的情景圖案。從扁鵲塑像向北，緊挨着的就是鵲山北村，扁鵲墓就在村口的路邊。這是一個一米多高的半圓形磚砌墳塚，墓前立着三塊石碑：中間一塊最高，為清康熙三年所立，風霜雨雪的侵蝕已使多數字跡模糊不清，虧得文物部門為這塊珍貴的石碑加了一個玻璃保護罩，因而「春秋盧醫扁鵲墓」幾個字還依稀可以辨認；西邊一塊石碑是一九五九年立置的；東邊一塊石碑是被確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後，於2015年新立的。

離開扁鵲墓，來到鵲山下，沿着迤邐狹窄的石階登上鵲山的山巔。鵲山正巧處在濟南的中軸線上，站在鵲山頂上遠眺，津浦鐵路黃河鐵橋上，呼嘯的列車川流不息，奔騰的黃河滾滾東去，河東南岸的華不注山單椒秀澤，山頂一圓一尖的兩座青山隔河對峙，平地矗起，景觀獨特。曾主政濟南三年的元代濟南路總管府事、著名書畫家和詩人趙孟頫，對濟南的山山水水情有獨鍾，離任回到故鄉浙江吳興後，還以鵲山華山為素材，畫了一幅名垂千古的《鵲華秋色圖》送給朋友周密。這幅畫在元、明兩代一直收藏於民間，直到清朝被收入皇宮後，成為乾隆帝的心頭至寶，親筆將「鵲華秋色」四個大字題於引首。後來，這幅名畫被收藏於台灣故宮博物院。

鵲山之美，美在山，更美在水。歷史上，鵲山與華山之間有一個煙波浩渺的鵲山湖。這個因濟水即黃河故道的前身大清河氾濫形成的湖泊，曾與大明湖和華山湖連成一體，晴空萬里時，構成「平湖數百里，隱然一山起」的山光水色；陰雲之際，兩山連亘，若離若合，雲霧繚繞，形成鵲華煙雨的美景。因而成為歷代名人名士、文人騷客盪舟遊覽，吟詩賦辭的雅集之地。曾主編濟南第一部地方志書《歷乘》的詩人劉敕遊了鵲山和鵲山湖後曾作詩，「西北開青嶂，無峰山自奇。丹爐還歷歷，明月故遲遲。桃李春開日，樓船水漲時。許多尋勝日，到此好衙衙。」當時，從大明湖泛舟，可以到華山湖，登上華不注；也可直達鵲山湖，登上鵲山頂。唐代詩人李白就這樣遊過鵲山湖，並留有《陪從祖濟南太守泛鵲山湖三首》。詩中讚詩：「湖闊數千里，湖光搖碧山。」據《歷乘》記載，清崇禎六年，鵲華煙雨就已列為濟南八景。

鵲山的美，美在近看，也美在遠看，從不同的方位看，遠近高低各不相同。當年，從千佛山上向北遠眺，鵲山、華山等九座山峰在氤氳森森的沼澤中忽隱忽現，夢幻般的景色令文人墨客詩興大發。唐代詩人李賀在《夢天》中曾有「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的詩句，其實，這個齊煙九點指的是全國；而清初傑出詩人、文學家王士禎的「齊煙



■《鵲華秋色圖》

九點散清秋，花萼孤明萬仞浮」的詩句，才是專指濟南。齊煙九點成為濟南的一大勝景，在千佛山北大門上山道的半山腰處，專門設置了一座齊煙九點石坊。我從故鄉江南到濟南近半個世紀來，每次上千佛山，都會在這裡欣賞齊煙九點。

歷史上的鵲山湖，曾有一個鵲山亭，是文人雅士會聚的佳地，有許多詩作流傳至今。如曾任齊州知州的宋代著名文學家曾鞏在《鵲山亭》中寫道，「大亭孤起壓城顛，屋角峽峨插紫煙。灤水飛鷗來野岸，鵲山浮黛入晴天。少陵騷雅今誰和，東海風流世謫傳。太守自吟還自笑，歸來乘月尚留戀。」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澈也在《鵲山亭》中寫道，「築台臨水巧安排，萬象軒昂發座埋。南嶺崩騰來不盡，北山斷續意尤佳。平時戰伐皆荒草，永日登臨慰病懷。更欲留詩題素壁，坐中誰與少陵偕。」其實，古代詩人筆下的鵲山湖再美，怎麼也比不上現實的鵲山濕地美。何況，到清代雍正年間，鵲山湖就已經乾涸了。

往事越千年，滄海桑田物事人非。如今，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鵲山水庫、玉清湖湖水庫和有三千畝水面及濕地的鵲山龍湖。新時代的鵲山湖，港汊縱橫，河湖融匯，水平如鏡；荷塘密佈，出水芙蓉，碧盤滾珠，是欣賞荷塘月色的好地方；山環水繞，沃野千里，生機盎然，一派濃郁的江南水鄉風光。最吸引人的是一棵棵蘆葦像婀娜多姿的少女，隨風翩翩起舞；不經意間，一群鳥鵲撲棱棧地從蘆葦叢中飛出來，一邊婉轉啼唱，一邊掠過柳樹的樹梢，在空中盤旋飛翔。此情此景，令我想起杜甫的詩句，「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還有大批白鷺、野鴨和不知名的水鳥，在濕地上覓食、棲息。明年春天，這裡還將出現一片萬畝花海，可以賞梅、賞櫻花，也可徜徉於海棠花海或紫荊花海中。集獨特的黃河風情、秀麗的自然風光、厚重的人文底蘊於一身的鵲山，從歷史中走來，與現實相交匯，正在蝶變為濟南休閒旅遊的生態樂園。這真是：鵲水湖光搖碧山，空濠曠遠翠波清，鵲華煙雨沁心扉，問君能不愛濟南？

網上圖片



書若蜉蝣

■葉輝

且說歷來本港旱災

話說1929年4至8月期間，港島極度依賴來自九龍的供水；港府估計九龍水塘群的存水量只有8,050萬加侖，僅足以應付全港三個月用水量；遂從其他地區引入食水，以解決飲用水短缺問題；就在同年6月10至17日期間，從上海、福州、日本及珠海輸入84萬加侖食水。

港府更在溪流及山澗設立水泵，抽水至濾水池或直接注入水缸，每天約供水53萬至75萬加侖；另頒佈緊急條例，容許工務局徵用船舶及遠洋輪船運載及儲存食水，且要求不同部門與私營公司協助運水；英國空軍又試在集水區上空散播人工降雨的化學品，可惜徒勞無功；因此重開水井及水渠以紓緩缺水問題；1929年的旱災令港人認識食水對生存之重要，旱災引致數以萬計居民喪失工作，逾70,000人離港。

且說本港開埠以來曾多次制水，其中以1963年的水荒尤為嚴重，有報道指出全港水塘存水量僅夠43日之用；同年5月初港府警告若無大雨，全部水塘將在當年6月中旬乾涸；從1963年5月2日起，港府實施每日供水3小時，16日起改為每兩日供水4小時，6月1日進一步制水，每4天供水一次、每次4小時，制水措施延至1964年5月，因颱風襲港帶來暴雨，始告取消。

就在制水期間，市民提水桶

到街上輪候取水，成為生活重要環節，供水期間每戶人家都爭取時間開水喉煮飯、做家務等，令水壓微弱，部分高層居民要待下層關水喉，家中水喉才有水流出，「樓下門水喉」之聲遂成集體回憶；1963年的大旱促使興建東江水供水系統，東江水1965年起供港至今，現為本港提供約七至八成的供水。

本港有不少行業需靠大量食水，例如飲食業及洗衣業等亦為缺水苦惱，當時不少運油船轉為運水船，從內地轉送食水至港；1965年東江水輸港，以及1967年船灣淡水湖落成後，本港供水問題始得以紓緩；制水亦影響建築行業，當年有人鋌而走險以鹹水建造房屋，鹹水公屋醜聞遂於上世紀80年代被揭發。

其後於1974年、1977年及1981年發生三次制水，1977年水塘存水量急降，宣佈一級制水，1981年10月宣佈二級制水，每天只限兩個時段供水，遂令市民生活大受影響；因輪候爭水，街坊反目，甚至鬧上法庭亦多次發生，「樓下門水喉」亦往往不絕於耳；其實早於1960年，廣東省寶安縣已與本港簽訂協定，每年由深圳水庫向本港供水50億加侖；1963年以後港府請求內地大量供水，同年12月，其時總理周恩來下令修築東江至深圳的供水工程。

■譚武軍

一個「大寫的人」——追憶高放先生



來鴻

詩詞偶拾

■李潔新

花樹四詠

序：世上萬物，皆有靈性。正謂「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浩渺世界，粒塵微觀，亦可窺探人生萬象，自得其趣也。

木棉樹詠

軀幹挺拔傲極天，
根鬚深扎豎路邊。
胸襟冰冷風和雨，
眼睜雄巍海與山。
渾體釘甲似勇將，
漫搖鈴鈴春臨前。
拋盡絲魂着戎裝，
蚬枝蔥翠備榮鮮。

臘梅樹詠

梅園遙問素色姣，
疏野份見雪絮飄。
千樹萬簇堆瓊玉，
香馥縷縷溢嶺凹。
寒厲殫盡露品貌，
冰清皎澈氣節高。
心羨峰嶂松長綠，
樂展丰姿在一朝。

九里香詠

春夏蓓蕾綴滿身，
花開簇簇亮如霜。
幽香勾魄飄牆外，
惹動蜂蝶列隊翔。
冬暮籽珠掛枝極，
黃果串串染淡光。
跌落塵土傳泣聲，
寂院處處鋪赭黃。

白蘭樹詠

葉茂如傘聚紫雲，
花開數遍燦似銀。
清氣似酒沁肺腑，
履步稍慢已醉醺。
風搖樹影碎銀灑，
顏色爛斑亂紛紛。
抖落殘瓣去黃箋，
滿樹新花又繽紛。



古典瞬間

■唐廣民

有個性的拒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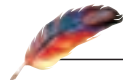
陳獨秀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晚年在四川江津鶴山坪定居，因當時正值抗戰時期，時局動盪、物價飛漲，所以他一直在窮困中度日。但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他也依然沒有失掉自己的風骨。

當地有個前清遺老，叫楊魯丞，在地方上有一些名望，對經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建樹，死後留下了一些遺稿。陳獨秀到江津後，曾對楊魯丞的文章做過評論，楊的孫子楊慶餘聽說後，便跑了幾十里路來見陳獨秀，請其幫助校正楊魯丞的《群經大義》和《楊氏厄林》兩部書稿，並許諾付給一定的酬金，陳獨秀答應了，並很快將兩部書稿校對完畢。楊慶餘又將楊魯丞的其他遺稿交給陳獨秀，請陳獨秀繼續為其整理、校正，並請陳獨秀為其做序，以供出版的時候用。陳獨秀看完遺稿後，感覺沒什麼價值，就對楊慶餘說：「你祖父另外的手稿我全部認真看過了，多係重複古人學說而已，創見太少了，不值費心，所以，我不想再整理、校正了。」遭到拒絕後，楊慶餘還不死心，便請和陳獨秀有師生名分的龔鵬演幫忙，勸說陳獨秀，但陳獨秀卻不為所動，他對龔鵬演說：「你看看，這就是楊魯丞所有遺稿中的兩本。《群經大義》很多是轉述前人注疏的，創見不及你們四川的廖季

平；《楊氏厄林》評介諸子，則遠遜於胡適之。拿這樣的東西讓我做序，我雖是食人俸祿，當忠人之事，但下不了筆啊！」

著名教育家馬君武的書法瘦挺蒼勁，自創一格，極有個性，因此，求他寫書法的人特別多。在他任大夏大學校長時，有一位著名國學專家要出版一本題為《待焚詩稿》的詩集，請馬君武為這本書題個簽名。這位專家國學方面的造詣雖然很深，但詩寫得卻不怎麼樣，馬君武拿到詩集後，翻看了一遍，發現就是一片陳腔濫調，毫無新意可言，便直言不諱地對來者說：「什麼『待焚詩稿』，焚了去吧，無病呻吟，頹喪！」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弄得來者非常下不了台。

兩位學者的拒絕，看似不合情理，其實是內心真性情的一種體現。陳獨秀在生活那麼艱難的困境中，沒有向酬金低頭，而是堅守學術規則，堅決不寫吹捧之作，是一種難得的風骨；求馬君武題寫簽名的是一位知名學者，而且只是要求為詩集題寫一個簽名而已，並不涉及對書的內容的評價問題，但馬君武卻因為對方的詩集寫得太爛而拒絕為其題寫簽名。兩位學者的拒絕，是有個性的拒絕，這種拒絕雖然有些不通情理，但無疑是一種可貴的堅守，值得我輩學習！



遊蹤

早前到上海小南門踏勘「梓園」遺址後，順道去看了相距不遠的「書隱樓」，是遺留在現代化大都市的另一處古建築。引領的一位老同事帶我登上近旁居民樓高層，先鳥瞰了一番「書隱樓」的大院格局。正門則在天燈弄七十七號，那巷子很不起眼，路窄又彎，若非地上有塊石碑說明，行人絕不會想到門內寬敞無比，別有洞天。

這座前後五進的大宅院建築，在周邊民宅中鶴立雞群，不同凡響。進入前院，一直走到前廳，再穿過大天井，中間經過轎廳、十字牆、船廳、話雨軒、戲台及池沼、假山、花園等，便是正廳，有長廊通往廂房和後院。一路上，還可見到古裝劇裡才有的「肅靜」、「迴避」等警示牌，說明曾經的主人身份顯赫。

四進即五開間的「書隱樓」，與寧波「天一閣」、南潯「嘉業堂」並稱，共享「明清江南三大藏書樓」之譽。仔細端詳，樓前的儀門頭刻有「周文王訪賢」的長卷碑；門頭上有一塊匾額，上題「古訓是式」，兩旁刻有「王母騎青鸞翱翔雲間」、「穆天子朝觀西王母」和「老子騎青牛出函谷關」的磚雕；東、西各有磚雕屏風牆，一邊刻有「三星祝壽」圖，一邊鐫着「八仙遊山」圖，人物神態各異，形象栩栩如生。再往裡走即五

進，是呈「口」字形的起居樓房，從格局和外表就看得出上下尊卑。進入宅院最深處，彷彿身處時光倒流的氛圍，感覺陰森森，冷冷清清。

據說在全上海，「書隱樓」也是唯一保存較為完整的清代建築群，自然大有來歷。整個宅院佔地逾二畝，建築面積二千多平方米，總共約有六七十間房屋，是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由原籍浙江平湖的大臣沈初耗資興建，歷時十三年才完成。主人為進士榜眼，深得皇帝器重，先任四庫全書館、實錄館、三通館副總裁，又親督數地學政，回京後任左都御史、軍機大臣和兵部尚書、戶部尚書等要職。他過世後，「書隱樓」多番易手，最後為航運鉅子、商賈大戶郭紳擁有。偌大的庭院，現今僅在正廳住着一人，是郭氏女性後裔。平日的冷清、蕭瑟，可想而知。

當日所見，門窗，斑駁殘破；樑柱，傾斜明顯；牆面，到處裂縫；傢俬，陳舊不堪。前廳的房樑搖搖欲墜，是用各種木料臨時支撐，而處於整個建築中心位置的正廳，破敗程度似最嚴重，十多米高的磚牆開裂達二十餘厘米，房樑的飾件和木雕恐難以修復，欄杆、隔窗、漏窗和匾額等亂堆在地上，而原來的磚地已變成了水泥地。更有甚者，是宅

院外加蓋的樓房導致地基下沉，封火牆開裂，古戲台倒塌，周邊房屋出現傾斜。

這位老同事與郭氏後人一後人是小學同學，曾多次進出「書隱樓」，對其今世知之甚詳。據她說，1966年「文革」開始後，郭氏後人被掃地出門，街道辦事處將一家玩具廠搬進正廳，又在宅院牆外開辦一家辣醬廠。玩具廠經營了十年，直到「文革」結束遷出，而隔壁的辣醬廠巋然不動。故此，有份繼承產業的郭氏後人堅稱，「書隱樓」損壞並非他們之過，實係「文革」中建廠造成。

儘管早在1987年，「書隱樓」已被上海市政府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但因為畢竟屬於私產，長年未得到有效的保護。有熱心人士不忍目睹其飽受風雨侵蝕而破敗下去，多方設法向政府陳情直至北京最高層。1995年和2004年，區、市政府先後出資進行初步維修，主要採用臨時加固措施，使樓宇狀況不致繼續惡化，而整個建築的修復和完善還排不上日程。

這一晃，又十多年過去了！近日滬上傳來消息：市政府與郭氏後人達成協議，保持產權不變，另外為其安排住房，由政府出資全面修復後向公眾開放。大概用不了太久，多年默默無聞的「書隱樓」會由冷變熱，不斷有遊客慕名前往參觀。

■賀越明